

三怡堂叢書

紫山大全集

五八

三悟堂叢書

卷之六

七

紫山大全集卷二十一

元 胡祇遹 撰

雜著

論治道

古人立言定名一字不苟不謂之百事而曰百揆不謂之萬事而曰萬幾不謂之庶事而曰庶政又曰庶績因事明理因理垂戒揆度也不致度則苟而已幾微也小有不善則激觸起發盛大而不救政正也身正則萬事正績功也不盡美盡善則何以成功不能成功則傾覆敗亂矣今之從政者不師古不度理不慎微致遠而慮不及遠不正其

身而以督逼急切責人以必不能行肆口從欲而行不圖其成敗其於前人所謂功不百不變法利不百不易業功利之效尙不信從尙不加意其于正義明道無所望矣

韓子曰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若之何民不窮且盜也以今觀之所多者奚啻佛老氏而已佛一也師異道人異徒支分派別不勝其繁悖逆本宗莫之有禁老氏亦然大抵世治則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世亂則反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生民有欲無主乃亂又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又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又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克綏厥猷惟后爲人君者民可以

不禁身可以不修乎又曰天下有道國無幸民凡今身不在四民之列僥倖以蠹國者反以才俊有德有道待之欲求天下之治豈不悖哉

士之論治者如庸醫之治病不問病之虛實寒熱各隨其性之所好而用藥已性優柔雖大實大滿大熱之證而不敢寒以下峻以削消導和解而已已性峻決雖至虛至羸寒弱不足之證又投以酷烈病本不死醫殺之也天下之勢亦然爲治去其太甚救其偏而不起之處防其將然未著之患寬猛剛柔簡易具備一相其時之可否如良醫之對病用藥後世論治者不相其時之可否君臣之能否一

隨性情之好尚好有爲者專振起好鎮靜者專苟且寬者
一主於含容猛者一主於搏擊正如庸醫實實虛虛損不
足而益有餘若此之流雖不能得其中要之胷中有主不
務隨人降及近代專務逢迎揣摩唯恐其不工間有出一
直言也則必羣聚而沮毀之多方以傾陷之必使之見怒
於上見惡於衆不謂之誹謗必謂之妖訛不致廢退獲罪
不已是以五年十年之久內外小大之臣畧無一言之論
治豈爲國之福歟兩漢去三代不遠爲政者終能窮理盡
性治民之道雖不能以躬行心得之餘推以及人無爲而
治然亦知本而示之好惡故刑罰清而風俗美所行者不

煩今年詔曰孝弟力田者復其身明年亦然又明年亦然
高惠文景而下以至於凶國莫不皆然人倫不過內外內
能事父母孝而友兄弟外而事君長則必順交朋友則必
信必讓不犯上不作亂不廢情先業放辟邪侈民心至此
則囹圄空虛刑措不用史書爲實錄豈虛言哉以後世觀
之愈信兩漢之知本末不勸激以孝弟力田已爲不知急
務而又從子訟父弟詬兄妻妾言夫婢僕許主雕文刻鏤
刺繡纂組嘉美而榮寵之民俗從風而靡歲歲豐穰不免
凍餒穀帛收成價愈踴貴近年以來民日流移或不幸歲
一不熟以不孝不弟無禮無義背本趨末之凶人而處乎

困約吾恐笞杖不能禁獄狴不能容豈止於犯上作亂而已耶智者防患於將然不救患於已然區區以簿書期會不報爲大務者不以我爲迂必以我爲狂誣妄是古非今好生事端一腐儒耳

西漢言治之事不諱君惡不隱民瘼昭言天譴思患預防以秦爲戒以三代爲法以道德仁義禮樂教化爲君德政幾之先務以孝弟忠信修身敦本爲臣民之事業以簿書期會問刑讞獄爲可鄙爲俗吏以後觀之俗吏亦不可得鄙事亦不能辦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後世之政去齊太遠不知何時而可望乎魯爲君者以聖智自

居爲臣者以僮僕自處言何可能行此孔子所以辭尊居卑也耶又曰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爲政之要大體則因依前代救滯補弊則或損或益欲輕之於唐虞三代則爲貽越欲重之於唐虞三代則爲桀紂爲政大臣不通經學古不知後世之虐政殊不出於堯舜禹湯文武皆出於漢唐好大喜功誇侈奢淫立官無法取民無藝檢身齊家臨下御衆無制舍三代不尊而遵秦西漢乃萬世之罪人武帝之罪甚於秦始皇始皇之未嘗行者武帝創行之後習熟見聞以爲當然不以爲虐種種不法有增無損若之何民不貧且病也若之何政不紊且亂也官冗則事繁欲多

則財傷政紊則民病吏不循良則禍速通典一書三代之
所無者十蓋八九非三代之君立政立事不智不才不能
如後世之詳備凡後世之所有三代之所無者皆病國病
民不可行之政也不可常行何以謂之典哉

論治法

法者人君之大權天下之公器法立人君之權重法不立
則人君之權去矣何以言之國之立法曰殺人者當某刑
傷人及盜者當某刑使爲惡者畏法而不敢犯犯之則必
當以法雖有奸臣老吏不能高下其手據罪舉法或失之
輕或失之重則官吏抵罪是以善人有法可倚良吏有法

可守好惡有法可恐可怖可殺小大貴賤惟法之是視而不敢干越不怒而威死而不怨茲非人君之大權天下之公器歟法不立則權移於臣下小則一縣一邑大則一州一郡無法可守選官擇吏既不精粹多非公清循廉之人民有犯罪漫無定法或性情寬猛之偏或好惡不公之弊或惑於請謁或殉於賄賂或牽於親戚故舊之情或逼於權勢或爲奸吏之執持恐逼舞智弄文或爲佞言之說誘欺詐曖昧之間固不勝其屈抑公明之下亦鮮有不失其平者也今旣無法邑異政縣異法州異文郡異案六曹異議三省異論冤枉之情無所控訴生殺福禍一出於文深

之吏凡獲叩九重而申明則枉死者已十九矣民知畏吏而不知畏法知有縣邑而不知有朝廷故曰法不正則權移於下吏而人君之權去矣余所謂法者非止刑法而已也百度百法皆是也故正人喜其法立奸人樂其無法有法則權在君無法則權在己權在君則奉而行之畏而遵之權在己則輕重高下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放肆縱恣惟我所欲而莫之禁使民惟我畏在一邑則勢傾一邑在朝廷則勢傾天下其原蓋出於無法而以法授人也梓匠輪輿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君天下而不立法使臣下自爲之誠未見其可也後世法立刑政繁多細密於古百倍而

於天性人倫畧不加意孝友睦婣任卹美德也反是則國有常刑今之薄俗皆犯此六惡執政者恬不知問其所厚者薄則何以爲人人失本心則虎狼之不若何以爲治

又曰法可恃乎無法則上下無所守據恃法則久無不弊弊則姦生故古人爲治無無法之政無不變之法一弛一張相時救弊使姦不能生法不致弊使賢者創物不肖者守法此聖人明義達權法以情立亦以情廢慮遠議公人存政舉兩盡其美也今日之弊法所以不能立者其原有五慮之不遠見之不明論之不公信之不篤用之不重議法者徇末而不知本泥古而不相時自以爲是一人沮之

則卷舌而莫之能辯豈非慮之不遠見之不明乎一念私起創置一法趨利避害鬻恩媚勢自相矛盾爲人拮據莫之敢言以爵塞謗補苴罅漏譬若破釜壞舟彌縫固塞左完而右裂前止而後泄愈救之而愈壞豈非論不以公曲循私意人得而攻之者乎遂令上之人疑惑失恃曰汝等建議立法何不堅定也若是人斥其瑕而不能辯自叛其說而伏其罪朕之任卿也未嘗不誠卿等負朕也動必以僞朕誰適從矣卿等旣不可倚我自有以處之是用求之於道謀無稽之言弗詢之謀自售自鬻者種種而來前以至春令而秋改夏命而冬廢豈非信之不篤用之不重乎

所以致此者議法者之罪也而猶不悟不能擴示大公一
洗曲弊俛從衆論又刀筆俗吏小智自喜之人沾沾筆削
將見窺聞伺隙攻瑕好奸利口長舌數倍于前日矣吁法
果何時而定乎

法之不立其原在于南不能從北北不能從南然則何時
而定乎莫若南自南而北自北則法自立矣以南從北則
不可以北從南則尤不可南方事繁事繁則法繁北方事
簡事簡則法簡以繁從簡則不能爲治以簡從繁則人厭
苦之設或南北相關者各從其重者定假若婚姻男重而
女輕男主而女賔有事則各從其夫家之法論北人尙續

親南人尙歸宗之類是也

論時事

時弊則難救法弊則易革法弊者一政一事或至訛壞故
易革也時弊者貴賤內外綱紀風俗皆壞也故難救儒生
俗士所見淺近所守執滯救時與救法混而爲一不能分
別又不度德量力弊不能革而禍已至身識時務者在乎
俊傑時者一時務者時內之一政事自有小大不可不別
時者綱也事者紀也綱壞而區區修紀不惟無成成則亦
不能爲用此賢者避世藏器待時者也孔子曰血氣既衰
戒之在得凡人血氣將衰而貪得之心愈甚雖貴爲一人

何求而不得富有四海何物而非我有如唐德宗置瓊林大盈二庫於殿側惟恐我之不能有競爲泚賊輩白晝而攘奪之鹿臺之財巨橋之粟亦猶是也財散則民聚財聚則民散豈不信哉

晉武帝之平吳隋文帝之平陳趙太祖之平唐皆以興國初王之氣人主英明謀臣策士衆多加以良將精卒非不多也兵甲非不堅利也天時非不得也然而王猛臨死諄諄然勿以南伐爲諫君臣之間所敢言者正以晉尙有人天未厭晉二事而已所不敢言者可勝計哉苻堅之謀猷苻堅之將士豈能逃王猛之鑑哉蓋以堅非混一六合之